



我的 WILKINSON 夫人

當天晚上，我就給她發了一條簡訊，告訴她我會待五天，並問她想怎樣度過這段時間。

我幾乎還沒來得及把手機放下。

不到兩分鐘，她的回覆就到了。

「明天上午十一點。

就在我Eaton的別墅。

我們喝英式茶。

告訴我你住在哪裡。

我會把地址給我的司機，他會來接你。」

我笑了。

安排得像軍隊一樣嚴整。

優雅是英國式的。

這份邀請無法拒絕。

我立刻回覆。

「10:30我會站在Four Seasons酒店門口。

我就住在附近。

我走過去。」

然後我盯著那條訊息看了一會兒，才又發了一條。

我是真心投入這次見面的。

也許比我願意承認的還要投入。

我覺得自己像是在為一場沒有大師的儀式做準備。

第二天，我們兩人都準時到達。

司機叫Dominique。

他是法國裔。

彬彬有禮。

不事張揚。

教養無可挑剔。

車子駛過那些街道時，一種奇怪的感覺籠罩了我。

彷彿我曾經來過這裡。

我的記憶突然回到了1993年。

同一個地方。

和一位Gillette的前同事。

我以為這只是巧合。

是生活有時不請自來送上的那種禮物。

我走進了城堡。

出於天生的謙遜，她一直稱它為別墅。

對我來說，那是一座城堡。

是我這輩子參觀過的第二座城堡。

第一座是特蘭西瓦尼亞的布蘭城堡。

我去那裡見一位非凡的館長，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她款待著Vlad伯爵，也就是人們更熟悉的穿刺者德古拉。

我看見Maggy坐在沙發旁的一張扶手椅上。

她熱情地迎接我。

我本能地伸手去握她的手，想要吻它。

她卻採用了法式禮節。

三個吻。

我們只是兩個被幾代人的歲月隔開、卻被一個我們倆都還沒講完的故事聯結在一起的人。

自我抵達以來，倫敦第一次不再像一座城市。

它像一個目的地。

我告訴她，據我所知，英式茶的儀式屬於下午五點。

至少學校裡是這麼教我的。

可是上午十一點，我不明白有什麼變了。

她笑了。

然後，她用那種只屬於活得足夠久、再也不需要說服任何人的人的自信回答道：

「英國人只要看起來在休息，就會喝茶。

實際上，那是他們思考的時刻。

那是他們做決定的時刻。

沒有固定的鐘點。

五點鐘的茶只是某個人為了給工作間歇找個理由而定下的一種形式。」

我聽著，沒有打斷她。

她是個堅強的女人。

果斷。

堅定。

優雅。

不知疲倦。

不屈不撓。

她是鋼做的。

就像她的劍。

她是Maggy。

她是我的Wilkinson夫人。

Ferdinando